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编 傅光明

在文学馆
听讲座

ZAIW

插

图

本

新解 红楼梦



山东齐鲁出版社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编 傅光明

在文学馆
听讲座

插

图

本

新解 红楼梦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插图本新解红楼梦：在文学馆听讲座 / 傅光明主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

ISBN 7-80603-966-X

I. 插... II. 傅...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666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宋晓明

版式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210毫米

9.25印张 89幅图 250千字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千古奇书——《红楼梦》

（代序）

傅光明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完的曹雪芹。从《红楼梦》成书到现在，已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但曹雪芹的“言”与《红楼梦》的“味”，似乎还在“云深不知处”，见仁见智，各家说各家解。许多红学家穷其毕生的精力，严谨治学，也仅是“独创”一家言，难成定论。因为，除了《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名著这一不争的事实之外，便无处不谜，无处不惑，无处不争，大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性，小到《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是大脚还是小脚，以至《红楼梦》一书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曹雪芹？难怪“红学”向来就有“谜学”之谓。

“红学”论争百余年，有很多谜点还是远非愈辩愈明，破解有日，而是云里雾里，还不时有石破天惊的突发其想，令人惊诧莫名。

熟悉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读者或许注意到，由于很多作品的题材、内容与作者自身的情况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不要说作者的情况，有的

甚至连作品是谁写的都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像明代四大奇书《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如此。《红楼梦》也不例外，它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曹雪芹的籍贯到底在哪儿？他是汉人还是满人？他出生于哪一年？活了多大岁数？《红楼梦》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曹雪芹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红楼梦》的？《红楼梦》究竟有没有写完？曹雪芹和脂砚斋、畸笏叟是什么关系？

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来看，《红楼梦》手稿一百一十回是写完了的。但后三十回为什么遗失了？后四十回是不是高鹗续写的？对后四十回如何评价？这些也都是红学界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成为红学研究悬而未决的公案，同时也让广大读者深感疑惑。

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早已成为“红学”的一个分支“曹学”。读者一般都已知道，从曹家家谱上溯五代、六代，他的祖上是汉人。他的曾祖父是在清兵入关以后，加入了旗籍，成为汉军八旗子弟。在曹雪芹是汉人还是满人这个问题，似乎无争了。但关于记录曹雪芹本人的材料，微乎其微。所以曹雪芹究竟生于哪年？活了多大岁数？仍根本无法说清。因为研究者的看法不同，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的争论，早晚相差有十年之久，焦点当然在于曹雪芹是否亲身经历过曹家富贵的风月繁华生活。

不过，由于曹雪芹家事的不确定情况，倒更使读者对曹雪芹这个人增添了兴趣。他长什么样儿？有什么样的脾气和禀性？有人说并愿意相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即《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曹雪芹有如此出众的才华，敏锐的思维，又极善谈吐，可为什么偏偏不考取功名，不走仕途经济，而选择了写小说这条路呢？

《红楼梦》在成书的过程中，文稿曾由多人进行批阅。大家最为熟知的当然是脂砚斋。但脂砚斋是谁？红学界争议也很大，有说是曹雪芹本人，有说是曹雪芹的家人，也有说是曹雪芹的情人。连脂砚斋是男身还是女身，至今让人迷惑。近来，又有学者提出“程前脂后说”，即现存有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石头记》抄本，是根据

程高本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伪造出来的。若此说成立，百余年建立在脂批上的红学研究将毁于一旦，像红楼探佚，则会变成一钱不值。

撇开上述这些，单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伟大、最复杂的艺术作品来说，《红楼梦》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众多独特而鲜活的人物形象。正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红楼梦》中的人物在每个读者心里，也都有不一样的画像。

对于宝玉这样一个叛逆形象，反映了曹雪芹怎样的思想？对于宝玉当时所追求的精神自由的人生况味，今天的现代人应该怎样来理解？或者说，他的这种精神是否具有现代性？曹雪芹描写宝黛爱情，是否要通过写婚姻爱情来表达对人生的理想追求，和叛逆封建传统道德的生命价值取向？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主要表现在哪里？

在《红楼梦》众多人物中，一般公认塑造得最鲜活、最生活化又最出彩的是“风辣子”王熙凤。借已故前辈红学家王昆仑先生评价凤姐的话是：《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如果把王熙凤这一人物从书中抽了出去，《红楼梦》全部故事结构就要坍塌下来。凤姐何以会具有如此的魔力和魅力？

《红楼梦》除了宝、黛、钗、凤这四大主角如此丰满、鲜明、富有个性之外，曹雪芹塑造的丫鬟也并不比小姐差，在《红楼梦》的众多丫鬟中，最有特点的或许莫过于宝玉身边的晴雯、袭人，正所谓“晴有黛风，袭乃钗副”。袭人与宝钗很相像，极端恪守封建礼教的丫鬟，又很会来事儿。与之相反，晴雯似乎是与黛玉灵性契合，倔强、果敢，性格上与袭人完全两样儿。但丫鬟们是否就“清爽”得没有了“富贵眼”？

《红楼梦》留给读者的疑问和思考太多了。它的艺术魅力是巨大的，它能害得一代又一代痴迷的读者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今天仍常有人仅就为了钗、黛孰优孰劣争执得面红耳赤。《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想起，都会觉得他们是那么的鲜活、生动，呼之欲出。似乎觉得宝、黛永远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有关“红学”的话题，正像《红楼梦》本身的艺术魅力一样，是永恒的，说不完的。“谁



解其中味”成了“解不尽其中味”，留给了我们永远的谜。

再者，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而是小说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它的绝大多数诗词曲赋都是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如果不能很好读解《红楼梦》中富有个性化的诗词曲赋，就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曹雪芹以绝不输于、不逊于诗仙、诗圣、诗鬼的艺术才华，创造出《红楼梦》诗词曲赋特异的艺术世界。可惜的是，不要说《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了，就连唐诗宋词都离我们久远了。中国“曾经”是个伟大的诗的国度，对比来看，我们现代人的物欲生活是多么缺乏诗情、诗性、诗品和诗质。没有诗的生活是肤浅的，没有文学的生命是卑微的，没有艺术的人生是苍白的。

曹雪芹和《红楼梦》无论其人还是其书，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尽的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至今尚无定论的悬案，才使《红楼梦》更显得博大精深。

将老中青三代红学家们请到文学馆来，新解《红楼梦》，无疑是为读者开启一扇重新解读《红楼梦》的窗口。书中的每一篇演讲录，都是在帮助读者答疑解惑。为使读者能更好地领略演讲的现场感，演讲录及对话尽量保留了口语化原汁原味的表达。相信当您捧读完本书以后，再细细品味《红楼梦》，一定能更多领悟书中所蕴藏的无限深意。

时间过得真快，我从2001年2月18日接手主持《在文学馆听讲座》，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与中央电视台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合作也两年有余。通过与国内最强势媒体央视的成功合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搬上了荧屏，除了拥有相对固定的现场听众，我们更拥有了辐射全国的广大电视观众，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实现了将高品位的学术演讲大众化，这正是文学馆与央视强强联手“打造电视精品栏目，守望文化精神家园”的初衷。

2004年8月1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千古奇书——《红楼梦》(代序)	傅光明	1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蔡义江	1
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	顾平旦、张书才、沈治钧	37
我说《红楼梦》	周汝昌	51
话说宝黛钗	李希凡、张庆善、孙玉明	115
是是非非王熙凤	吕启祥、丁维忠、周思源	129
大观园里的丫鬟们	李希凡、蔡义江、卜键	143
《红楼梦》的诗词曲赋	蔡义江、吕启祥、曹立波	161
《红楼梦》的思想与研究流派	段启明、张俊、孙玉明	175
谈谈《红楼梦》的思想	冯其庸	189
《红楼梦》的“言”与“味”	王蒙	225
答疑《红楼梦》	周汝昌	239
说不尽的曹雪芹	胡德平	259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蔡义江



1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的红学专家蔡义江教授，大家欢迎。

关于一部文学作品怎么样去研究，角度各异。一部产生经久魅力的文学名著，它的成书过程、写作过程，常常也是研究者关注、研究的焦点。蔡先生对《红楼梦》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有很精深的研究，今天我们特地把蔡先生请来，请他来讲一讲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大家欢迎。

蔡义江：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概要分好几点来讲。我先讲讲导言或者前言要讲的几句话，也就是研究写书过程的重要性、必要性，因为这个问题在《红楼梦》这部书里面有它的特殊分量。从小说构思到作者

的生平经历，还有他的家庭、家世，创作这部小说的思想、动机，小说题材的来源，小说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人物形象，如贾宝玉、林黛玉这些形象有没有原型——就是有没有生活中的真人做依据？还有作者与批书人的关系怎么样？全部书是不是已经写完了？怎么后来又变残稿了，八十回了？八十回以后，又有人给他补了四十回，就是现存一百二十回的书，到底谁补的，谁续的？跟原著有什么差别？像这些问题全都要涉及到，研究成书问题跟这些问题都有关，前面是研究后面的基础，如果前面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的话，你后面再谈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这就搞不清楚。

研究《红楼梦》写书过程的重要性、必要性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绝大多数作品的题材、内容跟作者自己的情况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大家对作者的情况也不注意，甚至到现在谁作的都不清楚。《三国演义》作者是罗贯中，但对罗贯中的情况，诸位了解多少呢？研究者也讲不清多少，因为罗贯中跟诸葛亮没有关系，跟刘关张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写的是历史题材的小说。《水浒传》作者是谁呢？现在讲施耐庵，过去出的《水浒全传》上作罗贯中、施耐庵，还有人讲施耐庵、罗贯中两个是师生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是老师？哪一个学生？是不是两个人合作的？也都讲不清楚。《西游记》大家说谁作的？吴承恩？但是二十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章培恒先生写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他说过去最早的《西游记》的版本上面并没有说作者是吴承恩。后来有人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本书的目录里面写着《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章培恒先生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资料我也找来看过，但是前前后后那些书排列着的都是游记。比如说今天《西行漫记》或者《欧洲游记》，都是游记，并非小说，可见是同名的两本书。这个吴承恩不是写那个神魔小说，写孙悟空、猪



传为曹雪芹的徒弟德荣所塑的曹雪芹像。

八戒的人，只不过书的名称相同而已。我们今天普遍认为小说是吴承恩写的，可是对吴承恩写《西游记》的记载，一句话都找不到。诸如此类情况真是太普遍了。

《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实际上情况也差不多。对《红楼梦》作者是谁，也不是都知道。有些人是搞不清楚，有些



人说据说是曹雪芹，但是曹雪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真正有所了解还是上一个世纪初，新红学派学者开始对它的作者的家庭情况做了一些历史考证，才知道一些他的情况，特别是他的父母、祖辈的这些情况。所以我讲，新红学派在这一点上，把小说跟作者、作者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是对红学的重大贡献。当然新红学派也有它严重的不足之处。但是即使如此，直接的关于曹雪芹的资料，也是极少极少的。到现在为止，弄不清楚他究竟是谁的儿子，看法上红学界还有点不一致，有些说是曹颀的儿子，有些说是曹顒的儿子，甚至于还有提出《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这个曹雪芹生在什么时候？他活了多大？这些问题说法也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依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一些成见，还是很重要的一些成见，如果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抛开这些成见，我认为是很难接近于事情的真相，也就不可能做为科学的研究。你在研究当中，有了成见以后，便很难用冷静

的、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来看待一些问题。哪些是成见呢？我这里举些例子，比如说：

第一种，认为曹雪芹一定经过像贾宝玉那样的风月繁华生活。没有经过这种生活他哪里写得出来？所以便认为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影子或者说化身。这是最普通的一个成见。当然，两者划等号的人很少，都是说贾宝玉这个人物跟曹雪芹差不多，就是跟作者差不多。小说所描写的故事，虽然说将真事隐去了，但是基本上是曹家的一家事，这便是一种成见。

第二种，认为一部内容这么丰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如果作者太年轻了，生活经历不够是写不出来的。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与人不一样，你说你几岁写得出来？你说曹雪芹应是几岁开始写《红楼梦》？至少要在三十多岁以后来写，才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成见。

第三种，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在北京的西郊某一个山村里面写的，所谓“著书黄叶村”，写到后来，作者忽然病死，《红楼梦》没有写完就死了。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能看到的抄本最接近于曹雪芹死的时候的本子，是庚辰本，是1760年，距曹雪芹死只有三年到四年，因而是曹雪芹自己最后的定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见。

第四种，小说后四十回虽然是后来的人给他续上的，但其中一定有曹雪芹的残稿，多多少少还写了一点，或者说大纲，或者再退一步讲，有些回目，这才给人家以启发，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把后四十回写完。这在我看来也是成见。如此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说法，如果要成为一种确论，的确是如此的，那就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可是在我看来，事实上这些说法经不起严格的检验。这是我要讲的开场白。

曹雪芹的生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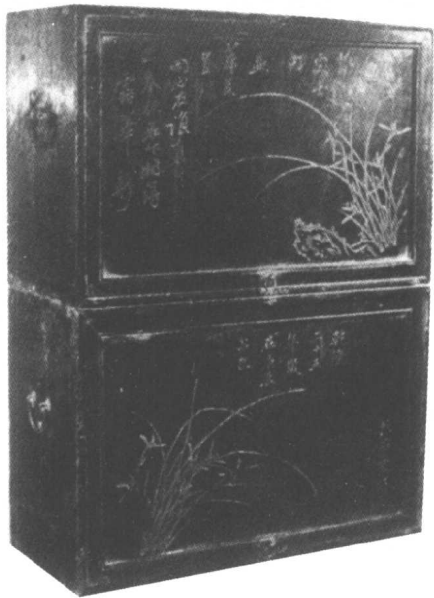
第二个问题，确定曹雪芹的生卒年，就是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

候死，是他能否过上曹家的好日子的一个关键，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一般读者对生卒年的问题没兴趣：这些你们红学家去争论吧，早一年死晚一年死，早几年生晚几年生，这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实在太大了，因为看法不同，曹雪芹的出生的年岁相差有十年，早的要早十年，晚的要晚十年，甚至还有相差十年以上的说法。但是在曹雪芹出生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曹家最大的事情，就是他的家被抄了，父亲犯罪了，全部财产抄没，从此以后就败落了，搬到北京来住。如果这个时候曹雪芹是三四岁，与这个时候曹雪芹是十三四岁，甚至更大，能一样吗？太不一样了！如果曹雪芹是十三四岁的，那他还有回忆，特别像他那样很聪明的小孩子；如果三四岁的时候就抄家了，他就根本不可能过上风月繁华的生活，你说这关系大不大？我觉得很大。他出生在哪一年是没有史料记载的，这是根据他死的那一年，从他活了多少岁推出来的。死在哪一年，活了多少岁，往上一推就知道生在哪一年，是这么推出来的。

关于他死在哪一年的问题，现在学术界有三种说法。一种叫“壬午说”，就是壬午除夕的时候他死掉了，用公历来讲，就是1763年2月12号死的。

第二种说法说是“壬午”两个字记错了，应该是“癸未”，癸未除夕，这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的。除夕是哪一天？是1764年2月1号。

第三种说法，提出来时间还不算太久，是香港的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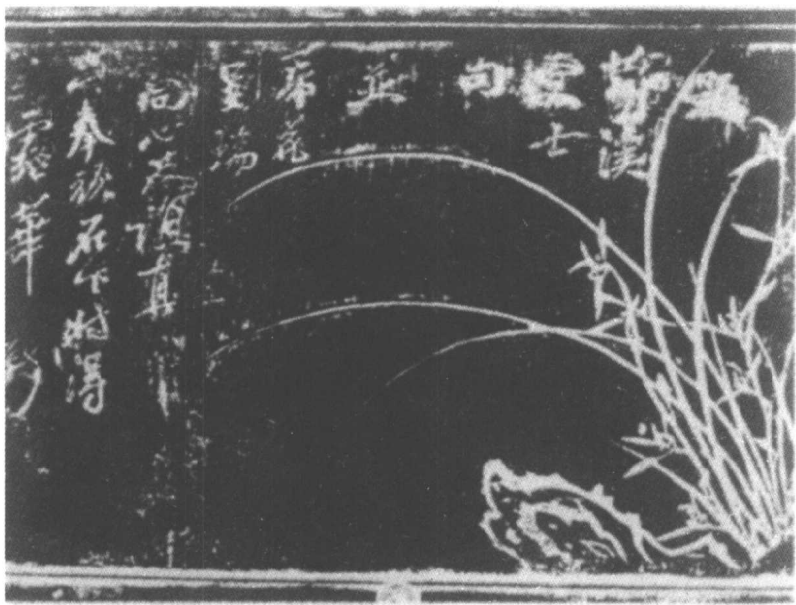
近年新发现的传为曹雪芹的一对书箱。按此书箱安放时应左右并列。题字自右至左，兰花则左右相对。



曹雪芹书箱箱面刻兰及题诗拓本。书箱为左右并列对称，此为右边的箱面，上刻诗句：

题芹溪处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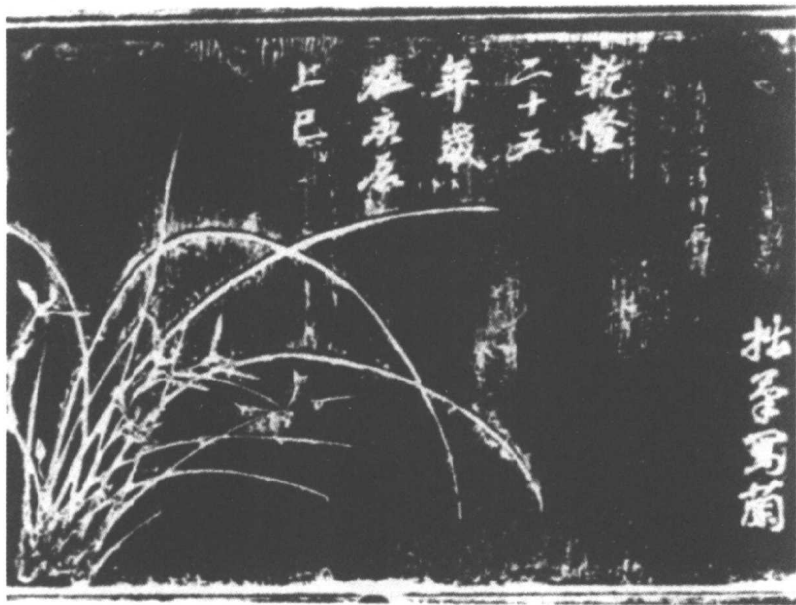
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



节先生提出来的，说是“甲申春”，甲申就是癸未的下一年，从公元来讲的话是同一年，因为癸未的除夕，公元已经到1764年2月1号，所以应该是1764年2月2号以后，而且是比较早的，他的主要根据是敦诚写挽诗的时间。关于卒年的争论我在这里不展开讲，因为一展开的话，把其他时间都冲掉了，我只要说记他岁数的材料，因为卒年三说相差的时间，从公元来看不过一年，或者零一两个月，所以问题还不算太大。

记他岁数的资料，只有两条，一条是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的诗。敦

左边的箱面。右下端题“拙笔写兰”，右上端刻楷书“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十字。正中上端刻“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诚要比曹雪芹小十岁，1764年2月2号是甲申年，他这一年最初的诗，是挽曹雪芹的，诗里面写到曹雪芹活了几年。敦诚写的挽诗曾经改过，因此有两个稿子，第一稿说“四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岁这么凄凉地死去，死的时候人又那么瘦；第二稿说“四十年华付杳冥”，活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到阴间里去了。两次的改稿，文字改动很大，但开头用“四十”两字总没有动，曹雪芹应该是活了四十岁。第二个材料，也是曹雪芹的朋友叫张宜泉写的，张宜泉没有参加曹雪芹的葬礼，大概他未及时知道消息。曹雪芹不是名人，又不是什么大官，他在西郊

的时候，张宜泉是住在东南面，大概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写了一首伤悼怀念曹雪芹的诗，诗的前面加了个小序，小序说他“年末五旬而卒”，他没有活到五十岁就死了。这两个材料本来并不矛盾，四十岁也是没有到五十岁，不过一个讲得很具体，很确定，一个讲得很笼统，不大确定。

这两个材料照例来说，前面材料更可靠，应该作为依据。因为敦诚、敦敏跟曹雪芹的结识还比较早，在西郊之前他们就有交往，这是一；更重要的是写挽诗的时候是知道死者年龄最确切的时候。平常你可能估计我的年龄说，蔡先生你可能六十刚出头一点吧，或者说你到七十岁了吗？总是不太确定，就是我们朋友之间，可能除了问过并记住了的人以外，也不是了解得确切。但是人死的时候要写讣告，宣布他享年四十岁，这样本来不知道的人也知道他是活了四十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挽诗这个材料是确切的。

第二，有人说诗歌嘛，有时候凑个整数，“四十”不一定就是四十，也可以四十几。这个话写在平时诗歌里是可以的。四十二三我讲四十岁，三十八九也是讲四十，也可以。独有写挽诗的时候不可以，人家明明活了四十三四岁，或者四十五六岁，甚至四十八九岁，你一定要给人家减掉多少岁，说是活到四十岁，而且两次都不改，这可能吗？绝不可能。挽诗是不会将死者减寿的，所以讲“四十年华”就是四十。但是现在有相当多的人，都赞成、都运用、都看重张宜泉的说法，说他是用散文说的话，以为他说的没有到五十岁更可信。既然没有到五十，你猜他四十二三也可以，猜他四十八九也可以。而大多数的人都是猜他四十八九，总希望曹雪芹活得长一点，这样才好解释，抄家的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所以他有一段繁华生活的经历，这都是从这个观念出发的。这一点我说不不对，我们只能从“四十”出发，研究问题每一个材料都要先推定它的可信程度。

张宜泉并不确知曹雪芹的年龄，估计他大概活了四十多，到底多少，也讲不清楚，如果讲得清楚的话，享年多少就直接写好了。他不清楚，又没有参加葬礼。比较可肯定的，是没有到五十岁。这一个笼



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像。

统的、大的东西我们反而作为依据，这就是受成见的影响。这一点我佩服周汝昌先生，我觉得他在看这两条材料上的眼光一点都没错，四十岁就是四十岁，也不是三十八九，也不是四十二三，就是四十岁，所以他编排纪年是按照四十岁来排的。但是周先生也有一个说法是我不同意的。他是老先生，我批评他也不大合适，但是这只是学术问题的讨论，我对他是很尊敬的。他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就是曹雪芹一定是经过风月繁华生活的，否则写不出《红楼梦》来。那怎么办呢？他才活到四十岁，推上去的话，曹雪芹是雍正两年生的。如果按照“甲申说”的话，应是雍正三年，迟早一年就不计较，就算雍正两年吧。从雍正两年到雍正五年年底下旨抄家，雍正六年初开始执行抄家，雪芹虚岁才四岁，实足还在三岁，这能懂得什么？也谈不上什么风月繁华生活。何况曹頫后来几年的生活已经不行了，很差很差，就是天天买菜的钱都要去当掉东西。何以见得？抄家的时候抄到什么东西有账单、有公文在那里，不像我们看《雍正王朝》电视连续剧那样，官员带着士兵去抄家，抄出一箱一箱金银财宝，拿出来以后，士兵就把这些珠

